

我的鬼時日記

章衣萍著



上海兒童書局印行

四月十日

今日一早到學校去，我們的章先生，迎面對我說：「早呵，飛兒。」

我上國語課，總是精神百倍。我很愛作文。我不論什麼題目，總可以寫出許多文章。教國語的清先生，很歡喜我，他曾在我們的作文簿上，批着：

「清如玉壺冰。」

玉壺的冰究竟怎樣，我並沒有看見過。但我知道，他在說我好。我很歡喜。清先生曾對我的爹爹說：「你的飛兒大起來很有希望。」

四月十一日

潛阜是一個小鎮，我家在那鎮上開了兩個店：一個是糕餅雜貨店，叫做和盛；一個是藥材店，叫做福盛。

和盛店是我家叔伯們在經營，藥店是我的爹爹在經營。

店是沿河設立的。我們常到河邊去玩。河中有兩渡，一來一往，用渡來往行人。擺渡船是兩個老女子。年老，可是很康健。

她們年輕的時候，是打魚的。河中還有很多打魚的人，有男有女。他們用竹編成筏，打魚時就撐着筏出去，筏頭站着鸞鷺，是一種打魚的水鳥。打魚的人，把鸞鷺的頸用繩稍稍束着，放鸞鷺到水裏去。鸞鷺見着魚就吞。魚吞到頸裏，不能咽下，於是便回

到筏上來了。打魚的人，把魚從鷺鷥的頸裏掏出來，那些大概是小魚。還有大魚呢。大魚被鷺鷥捕着，就在水裏掙紮，水激起波浪。打魚的人見了，連忙趕上，用網把魚撈起。筏身很輕，一篙可以去得很遠。我極羨慕那些浮水的人，可是我不懂水性。我想，大起來該學學打魚。

四月十二日

我們犯了過，便要站圓圈。法，用粉筆畫爲圓圈，直立在圈中。體操教員程先生最喜歡罵人，也喜歡畫圓圈，我們都很怕他。程先生會說英文，也會教唱歌。他好玩地把唱歌符號譯成一句詩：

1 2 3 4 5 6 7

獨覽梅花掃那雪

我最怕唱歌。程先生總大聲罵人，他一罵，我更呆了，所以唱歌總是不能合着拍子。我只喜歡唱一首從軍歌，唱到：

往，吾願往，

國民義務不推讓。

全身勇氣，

一片熱心，

小兵也願當。

我的血也熱起來了。我願意當着小兵，去打仗。

四月十三日

程先生教我們 A (愛) B (皮) C (西) D (地) 我們沒有興味。近來念：

A dog.

A cat.

A dog and a cat.

A Cat and a dog.

一隻狗。

一隻貓。

一隻狗同一隻貓。

一隻貓同一隻狗。

我也覺得沒有意思。但我們學會了貓狗，便互相罵人。今日小金罵我：「你這隻dog！」我打了他一拳，他哭起來了。

四月十四日

叔叔喜歡抽旱烟，他有根很好的旱煙桿。那桿，是用竹頭做成的，煙嘴用銅包成，很是漂亮。煙抽多了，煙桿也成金黃色了。有一天，我背着叔父，偷抽了一次烟，竟弄得咳嗽流涕。我想，烟是抽不得的。

四月十五日

我的祖父當我下學時，在晚上同我講地理。祖父的地理，

大概是古書上看來的。他雖然是清朝的貢生，然而，沒有進過學校。今晚，祖父同我說，中國有五個大山，叫做五嶽。我問：「那幾個大山，叫什麼名字？」祖父說：「東嶽泰山，在山東歷城東南。西嶽華山，在陝西華西附近。南嶽衡山，在湖南。北嶽恆山，在山西，中嶽嵩山，在河南。」

我問：「那些山很高麼？」

祖父說：「是的，很高。」

祖父叫我把那些山名背熟，我覺得沒有興味。那些山，我一個也沒有見過。背背山名，有什麼用處？但我怕祖父，也不敢反抗他。

四月十六日

我們一班小孩子，以小金爲最聰明。

往日，程先生在課堂上，同我們說：「地球是圓的。」程先生說了許多理由。今天，程先生問我，我答不出來，我說：「我知道地球是圓的，可是理由我却忘記了。」

於是，一班學生，全笑起來。

於是，我罰站二十分鐘。

我站在那裏，覺得很慚愧。

先生問小金，小金站起來，滔滔地說：

「地球，我們知道牠是圓的，有下列各事可以證明：第一，山頂上比平地先受着日光。第二站在海岸看來船，先看見船

桅，後看見船身；出口便不同了。第三，放船到海洋裏面，不變方向往前走，走久了，仍舊走回原來的地方。第四，到山上去望遠處，我們目力能看見的地方，呈一圓形。第五，人向南方走，在夜裏，看見北方的星，漸次低下；向北方走便不同了。第六，月蝕的時候，月面所映出地球的影子，常如圓形。第七，因東西位置不同，日出日沒的時候也不同。向着太陽是白天，背着太陽是夜裏；東西兩半球的晝夜是相反的。根據上面許多理由，可以知道地球是圓的。」

小金說完，大家都拍手，我也忍不住拍起手來。

四月十七日

我們的學校，前面有一個小小花園。後面呢，有一個亭。那亭，我們叫牠是八角亭，因為亭有八角。而且，每個角上，都掛着叮噹的鐘；清風吹來，叮噹的鐘聲是很可聽的。

在學堂的對面，住了一個污穢的青年，那青年，據說是個富家子弟，從前很闊的。因為吃鴉片，把家私吃光了。後來，沒有錢吃鴉片，便打嗎啡針，嗎啡針一打，於是身體便不行了。他的臂上，腿上，到處可見針的傷痕。他走起來也喘息。大概生命是不久了吧。

那青年，大約還不過二十七八歲，滿臉蒼白的顏色。他從前闊的時候，人家叫他「金二爺」，如今，窮得不堪了，人家還是叫他「金二爺」。我們罵他：

「二爺，鴉片鬼！鴉片鬼！」

他縐縐眉毛，說：

「那裏還有鴉片吃；有鴉片吃，做鬼也情願了。」

我想：一個人爲什麼要吃鴉片烟？我不懂得鴉片的趣味，我想，鴉片是抽不得的。

我的爹爹說：「中國是合兩種火燒壞了。那兩種火，一種是爲死人燒錫箔的火，一種是鴉片烟燈。」

爹爹的話很有理。人死了，什麼都完了，爲什麼要燒錫箔呢？至於那活人要靠着鴉片送終，更是不可了解的事情了。

四月十八日

天氣很好。

我想放風箏，也想打球，天氣好了，便想着玩。

可是，同學們都很驚慌，說是縣視學要來了。學校的地面，也掃得特別乾淨。我們本家章先生整日穿着馬褂。那馬褂，在平常，非有大事不穿的。

果然，午飯之後，縣視學來了。祖父因為是校董，所以趕來招待。

那縣視學，來時是騎了一匹白馬。那白馬繫在屋簷下，便大踏步走進來了。先生們都很恭謹。祖父的臉上，平常不容易見笑容的，這時也有了笑容。縣視學身體很胖，面色很紅，他一定吃了好多肥肉。在我們潛阜，只有豬肉店的老板，有他一樣胖。

起初是程先生叫「立正」，於是學生都對縣視學行禮。他在講堂上講了幾十句勉勵我們的話。大致說：小孩子要用功，和愛玩一樣。隨後，考我們國文、算術，我幸而沒有錯。可是旁的孩子們錯的很多；當面做算術，孩子們都心慌了。

縣視學走後，程先生很生氣，因為算術是他教的。孩子們都嚇得不敢響。祖父也生氣，氣我們的成績不好。

我想我們的成績，老早就這樣了，不一定今天特別不好。至於當堂催着做算術，難怪孩子們心慌。心不慌，算術不會做錯的。

我願意縣視學永遠不要再來了也罷。

四月十九日

我很喜歡看小說。在校中，是沒有工夫，到晚上，時間是我自己的了。我於是看小說，看今古奇觀，看三國演義，看聊齋，看水滸。我尤其喜歡看鏡花緣。我看了鏡花緣飄海的一部分小說，十分感覺興味。可是我沒有看見過海。昨天我又借着了儒林外史。昨晚看了一晚，今晚又看了一晚。果然走馬看花地看完了。我很喜歡那放牛的王冕。那真是一個好孩子。我尤其歡喜那做裁縫的荆元。書中描寫得真好：

一個是做裁縫的。這人姓荆，名元，五十多歲。在三山街開着一個裁縫鋪。每日替人家做了生活。餘下來工夫就彈琴寫字，也極喜歡做詩。朋友們和他相與的問他

道：「你既要做雅人，爲甚麼還要做你這貴行？何不同些學校裏的人，相與相與？」他道：「我也不是要做雅人；也只爲性情相近，故此時常學學。至於我們這個賤行，是祖父母遺留下來的。難道讀書識字，做了裁縫就玷污了不成？況且那些學校中的朋友，他們另有一番見識。怎肯和我們相與？而今每日尋到六七分銀子，吃飽了飯，要彈琴，要寫字，諸事都由得我。又不貪圖人的富貴，又不伺候人的顏色。天不收，地不管，倒不快活？」

我覺得荆元這樣的人是最好的。這樣的人是最高尚的人。我願大起來也學這樣的人。

四月二十日

我的祖父每天起得很早。他早起，便到處喊人，一店中的人都起來了。我的祖父曾告訴我：

三更燈光五更鷄，

正是男兒立志時。

可是我不能起早。我歡喜看小說，每天睡得遲了，則起來比較晚些。我很怕我的祖父的咳嗽聲。我的祖父的咳嗽聲一響，我也只好起來。我的祖父寫的字是黃自元體，我不大喜歡。我喜歡寫趙孟頫體。可是祖父說，趙字學不得。我們同學中，有許多人歡喜何子貞寫的黃庭經。祖父說，何子貞的字學不得。我說：「何以